

竞技场中的民族叙事：国际体育赛事 对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

郑天成^{*}

【摘要】传统犹太人对体育运动是极其排斥的。随着 19 世纪末犹太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人对体育运动的态度发生转变，并将其作为民族教育与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工具。1932 年，犹太人举办了属于自己的区域性体育赛事——马卡比运动会。随着历史的演进，马卡比运动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增强。1951 年，以色列成立了国家奥委会并于 1952 年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自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起，以色列积极参加历届夏季奥运会。总体而言，以色列通过积极参与和筹办国际体育赛事，在强化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认知、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彰显现代国家的世俗化特征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在利用国际体育赛事建构犹太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民族沙文主义、军事化倾向以及受传统价值束缚的特征。

【关键词】体育；国际体育赛事；犹太民族认同建构；奥运会；马卡比运动会

“以色列”(Israel)一词源于犹太人的祖先、以撒的幼子——雅各(Jacob)与天神搏斗的传说。据传雅各与天神搏斗至黎明，天神赐予其“以色列”之名，意为

^{*} 郑天成，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与天神搏斗之人”。而后雅各的后裔都以“以色列人”(Israelites)^①自称。“新犹太人”与“肌肉犹太教”(Muskeldudentum)的理念既是对“与天神搏斗”传统之回应,亦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断寻求变革的产物,在这样的理念之下,犹太人将体育运动作为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在1898年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上系统阐释了“肌肉犹太教”理论,旨在突破传统犹太教的肉身想象,通过体育实践重塑“新犹太人”的现代身份。^②“新犹太人”的理想形象与犹太学校中学习圣经的学员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转变使得身体建设与犹太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体育运动成为犹太人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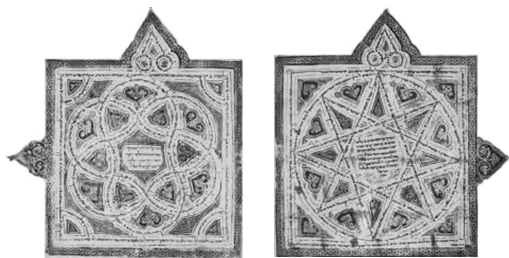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当前国内学术界在探讨犹太民族认同问题上,多聚焦于文学、史学、历史记忆等文化因素,对体育的关注相对不足。^④这一现象在其他犹太研究领域亦普

① “以色列人”(Israelite)常与“希伯来人”(Hebrews)、“犹太人”(Jew)交替使用,但具体含义和侧重有着细微差别。“以色列人”与同名祖先“雅各”相关联,在早期基督教文献中,“以色列”指代一个拥有古老传统并与上帝保持联系的民族;“希伯来人”指向亚伯拉罕——圣经与传统中首位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个体,该名称最初特指未分裂前的民族整体,象征着与上帝紧密相连的统一时期;“犹太人”一词由“犹大人”演变而来,这个称呼用以形容信奉犹太教并属于犹太民族的成员,其核心关联在于以耶路撒冷和犹太地为中心的地域起源,即便“犹太人”在遥远的异乡定居,他们仍被称为“与犹太和耶路撒冷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通过使用“犹太人”这一名称与同胞保持联系。相较于前两个称呼而言,犹太人是与非犹太人(Gentiles)区分时最常用的自称,也是现代最具普适性的称谓。参见 Graham Harvey, *The True Israel: Uses of the Names Jew, Hebrew, and Israel in Ancient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01); Peter J. Tomson, “The Names Israel and Jew In Ancient Judaism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Bijdragen* 47 (February 1986); Paul Haupt, “Semites, Hebrews, Israelites, Jews,” *The Open Court* (December 1918); Stephen J. Harris, “Anglo-Saxons, Israelites, Hebrews, And Jews,” in Samantha Zacher, ed., *Imagining the Jew in Anglo-Sax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② 参见 Yoav Dubinsky, *Israel's Use of Sports for Nation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Dis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2018), 30。

③ 参见 Yotam Hotam, “‘Re-orientation’: Spor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ewish Body and Identity,” *Israel Studies* 20 (February 2015), 53。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艾仁贵 Ai Rengui, 〈“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The Jerusalem Scho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the Jews], 于《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2020年第6期[2020, Issue 6]; 郝忠格 Hao Zhongge, 〈希伯来语百科全书的编写与犹太民族认同的塑造〉[The Compilation of the Hebrew Encyclopaedia and the Shaping of Jewish National Identity], 于《历史教学问题》[History Teaching], 2022年第2期[2022, Issue 2]; 张璇 Zhang Xuan, 〈神话叙事影响下的犹太民族建构与国家想象〉[The Construction of Jewish Identit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于《世界民族》[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2024年第5期[2024, Issue 5]; 秦轩 Qin Xuan, 〈超能表征与文化寻根——迈克尔·夏邦的超级英雄叙事与民族认同〉[Supernatural Characterisation and Cultural Roots: Michael Chabon's Superhero Narratives and Ethnic Identity], 于《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遍存在。^①相比之下,国外学术界却对犹太体育运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例如,阿利耶·斯科拉(Arieh Sclar)的研究以犹太篮球运动为中心探讨其文化意义。^②内森·艾布拉姆斯(Nathan Abrams)以影视作品为切入点,分析了体育运动与犹太社群社会同化之间的关系。^③托尼·柯林斯(Tony Collins)的研究则关注了英国的犹太运动员,视其体育参与为“文化适应”的一部分。^④然而,这些研究普遍侧重于体育运动在犹太人社会融入方面的功能,对其在犹太民族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关注不够。苏珊娜·汉考克(Susana Hancock)的研究虽建立了体育运动与犹太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强调其培养“犹太性”的作用,但其更多聚焦于“肌肉犹太教”与“强身犹太主义”(Muscular Judaism)。^⑤

体育运动作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国际体育赛事,已被广泛视为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⑥诚如体育学者艾伦·贝纳(Alan Bairner)所言:“在不同

(续前注)Literature],2021年第2期[2021, Issue 2];赵婧 Zhao Jing、宁瑞琴 Ning Ruiqin,〈《丹尼尔·德隆达》的犹太景观与民族认同〉,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23年第3期[2023, Issue 3];张金凤 Zhang Jinfeng,〈《丹尼尔·德隆达》中的“他者”形象与身份认同〉[Jewish Landscap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Daniel Deronda],于《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2021年第4期[2021, Issue 4];王静 Wang Jing,〈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民族认同建构——格罗斯曼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研究〉[The Holocaust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sraeli National Identity: A Study of Grossman's Novel A Horse Walks into a Bar],于《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2019年第2期[2019, Issue 2]。

① 河南大学艾仁贵教授《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一文,首次将“犹太体育运动”这一议题引入中国学界。

② Arieh Sclar, *A Sport at Which Jews Excel: Jewish Basketball in American Society, 1900-1951*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2008)。

③ Nathan Abrams, “The Jew in the Gym: Judaism, Sports, and Athletics on Film,” in Leonard Jay Greenspoon, ed, *Jews in the Gym: Judaism, Sports, and Athletic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Tony Collins, “Jews, Antisemitism, and Sports in Britain, 1900-1939,” in Michael Brenner and Gideon Reuveni, eds. *Emancipation through Muscles: Jews and Sports in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⑤ 参见 Susana Paton Hancock, *The Legacy of Muscular Judaism: Jewish-Israeli identity through sport*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⑥ 关于体育运动在民族认同建构作用的阐述可参见 David Hassan, “What Makes a Sporting Icon?” *Sport in History* 33 (April 2013): 417; Lincoln Alliso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Sporting Life,” in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Spor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Ivo Hilvoorde and Ruud Stokvis, “‘Pythagoras in Boots’: Johan Crujff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utch National Identity,” *Sport in History* 33 (April 2013): 427; James M. Dorsey,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Muscular Jew vs the Palestinian Underdog,” (2015): 2; Anthony Smith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叶江 Ye Jiang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21),84; Eric Hobsbawm 埃里克·

的背景下,利用体育来促进民族主义事业的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差异。”^①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使体育在其民族认同的建构中呈现出鲜明的特殊性。因此,本文试图以以色列奥运参与史与马卡比运动会(Maccabiah Games)为研究案例,从国际赛事视角探赜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机制,进而拓展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研究。

一、从传统排斥到现代性调适:犹太人对体育运动态度的转变

犹太民族是名副其实的“书的民族”“知识的民族”^②。在犹太教的传统当中,学习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其他与学习无关的活动都将被视为浪费时间。^③“读书人”或学者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因而古代犹太人对体育运动表现出一种极其排斥的态度。另外,体育运动还被视为古希腊身体文化的象征,拒绝参与体育运动也是为了避免与古希腊身体文化之间产生联系^④,以此保持犹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第二圣殿时期马卡比起义的导火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反对作为希腊生活方式的健身运动。^⑤然而,17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给犹太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启蒙运动以及由此在欧洲产生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利益,打破了犹太社区的传统框架。犹太人面对的周遭世界已不再是与基督教世界并存的传统格局,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新格局。当社区作为教育主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后,犹太人开始探索多元化的认同路径;这种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

(续前注)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李金梅 Li Jinmei 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230—231;王汇军 Wang Huijun、杨帆 Yang Fan,《竞技体育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强化》[Construc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ve Sports],于《第十四届中国体能训练科学大会论文集(下)》[Proceedings of the 14th China Conference on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Part II)],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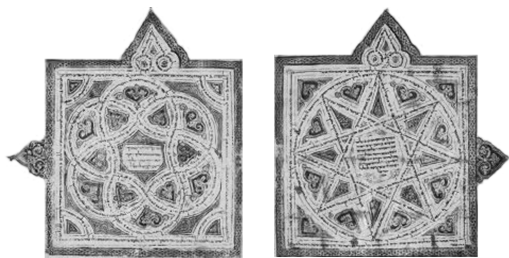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Alan Bairner, *Sport,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Albany: SUNY Press, 2001), 164。

② 张倩红 Zhang Qianhong,《犹太人·犹太精神》[The Jewish People · The Jewish Spirit](北京 [Beijing]:中国文联出版社[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1999),45。

③ Michael Brenner and Gideon Reuveni, *Emancipation through muscles: Jews and sports in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3。

④ 参见 Yotam Hotam, “‘Re-orient-ation’: Spor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ewish Body and Identity,” *Israel Studies* 20 (February 2015): 57。

⑤ 参见艾仁贵 Ai rengui,《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Cultivating the “New Man”: The Body-building and Nation-building of Modern Jewish People],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 2020年第5期 [2020, Issue 5], 182。



18 世纪初犹太世界的身份重构浪潮——不同派系都宣称自身代表着犹太民族通往理想未来的正确道路。^① 当时形成的多样化认知体系,最终衍生出对体育文化(特别是现代竞技运动)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现代犹太人的体育观最早由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阐释。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训练这些男孩成为战士……我要将他们全部培养成自由、强壮之人,在需要时作为志愿兵效力。”^② 这种体育观与伊朗国王、青年土耳其党人及其凯末尔后继者的体育观十分相似,即认为体育运动有助于训练青年男子服兵役并保卫民族国家。^③ 在这种体育观之下,犹太复国主义对体育运动重要性产生了认可,进而促使犹太人对体育运动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许多犹太人加入体操运动,并且将加入体育俱乐部与奥林匹克运动视为将他们从旧律法和社会排斥以及“犹太病理学”中“解放”出来的一部分。^④

随着“犹太人的身体”与“雅利安人的身体”之间的不平等形象在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犹太人产生了塑造在身体和道德上强壮的犹太男子的“新犹太人”的想法。诺尔道在 1898 年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身体变革的渴望,提出“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重新创造一个肌肉发达的犹太人”^⑤。马克斯·曼德尔施塔姆(Max Mandelstamm)也在会上发出相似呼吁,并以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讽刺诗》(*Satire*)的名句作结,“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⑥(*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肌肉犹太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新犹太人”的民族形象取代了流亡时期身体孱弱的犹太人形象,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而将体育运动与犹太民族的复兴联系到了一起。在此背景下,体育运动被视为培养犹太集体精神与规范纪律的手段,并通过体育培育民

① 参见 Haim Kaufman and Yair Galily, “Sport, Zionist Ideolog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Sport in Society* 12 (August 2009): 1014.

② Theodore Herzl, *Th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trans by Marvin Lowenthal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2), 35-36.

③ 参见 James M. Dorsey,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Muscular Jew vs the Palestinian underdog,” (2015): 5.

④ 参见 James M. Dorsey,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Muscular Jew vs the Palestinian Underdog,” 6.

⑤ Max S. Nordau, *Zionistische Schriften* (Berlin: Jüdischer Verlag, 1909), 380.

⑥ George Eisen, “Jewish History and the Ideology of Modern Sport: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5 (March 1998): 531.

族团结与凝聚力来服务于犹太民族主义的目标。^① 1929 年出版的官方小册子《马卡比的责任》(*The Duty of the Maccabi*)进一步将体育运动与民族教育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体育运动最初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东方的人民……体育运动从中国和印度传到西方,即埃及,最后传到希腊人那里,希腊人赋予了体育运动‘民族教育的价值’”^②。由此,体育运动被设计成了一个民族教育的工具,成为现代犹太人对流亡期间身体退化的一种回应,并将其视为回归古老东方起源地的象征。^③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体育运动更是与犹太民族国家的构建相交织,成为犹太民族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撑以及维护民族国家安全与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中,体育运动一直是塑造“新犹太人”的核心要素。体育既在民族层面成为整合复国主义各思想流派的动员工具,也在国家层面承担着对内凝聚共识、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宣传职能,更成为在犹太社会中形成一种集体认同的手段。^④ 一方面,犹太运动员手持国旗、唱国歌,与世界各国运动员同场竞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形成了一种跨越所有社会阶层的集体认同感;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将体育作为满足国家对外需求的战略工具,通过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来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赢得国际尊重和威望。^⑤ 随着以色列社会经济变革与政治转型,体育逐渐剥离其政治动员与宣传工具的属性,成为构建犹太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抵制与抗争:以色列的参赛之路与犹太民族认同的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诞生。1951 年 10 月 17 日,以色列的马卡比^⑥(Maccabi)和哈普尔(Hapoel)^⑦两个体育

① 参见 Haim Kaufman and Yair Galily, “Sport, Zionist Ideolog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1016。

② Chaim Cahanov, *The Duty of the Maccabi (in Hebrew)* (Maccabi Archive 5-000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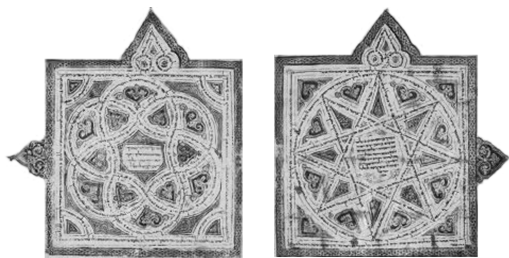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③ 参见 Yotam Hotam, “‘Re-orient-ation’: Spor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ewish Body and Identity,” 57。

④ 参见 Haim Kaufman and Yair Galily, “Sport, Zionist ideolog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1025。

⑤ 参见 Haim Kaufman and Yair Galily, “Sport, Zionist ideolog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1021-1022。

⑥ 马卡比这个名字源于《圣经》中记载的犹太英雄耶胡达·马卡比(Judah Maccabee)。公元前 2 世纪,他领导了反抗塞琉古帝国的“马卡比起义”,成功恢复犹太圣殿并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这一历史事件成为犹太民族反抗压迫的象征,也是现代“马卡比运动会”名称的精神源头。

⑦ 哈普尔(希伯来语意为“工人”)是以色列著名的工人体育协会组织,由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于 1926 年创立,旨在通过体育活动凝聚劳工阶层并推广社会主义价值观。



组织达成协议,成立以色列国家奥委会。^①不久之后,国际奥委会就向以色列国家奥委会发送了下届奥运会的邀请,自此开启了以色列以独立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历程。尽管在国际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以色列的参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数次遇到禁止参赛的情形,但是以色列仍不遗余力地进行参赛申请,努力向世界展现犹太民族的形象。

以色列在 1952 年芬兰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上首次亮相,此届奥运会以色列派出了由 25 名选手组成的代表团,其中有 22 名男子和 3 名女子。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以色列参加该届奥运会的目的在于向世界展示其主权国家身份与犹太民族形象,而非在体育赛事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因此,尽管以零奖牌收场,但在以色列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②印证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体育媒介中的建构效应。^③随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导致 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以色列仅 3 人参赛,恰与同期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形成政治张力。1956—1968 年的四届奥运会,以色列虽未取得亮眼的成绩,但是与其他国家平等地扛起国旗并向世界展示其民族的形象,其意义远超任何一枚金牌。

阿以冲突常常给以色列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蒙上阴影,导致抵制、取消其参赛甚至是恐怖主义事件。在 1972 年西德举行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了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的安全威胁事件,即慕尼黑惨案(Munich massacre)。它对全球恐怖主义、体育赛事安全、阿以争端以及以色列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慕尼黑惨案不仅是以色列参奥之路所遭遇的巨大挫折,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下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及以色列参奥历程蒙上了恐怖主义的阴影。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以色列参赛规模(11 人)与慕尼黑事件遇难者数量形成象征性对应,体现以色列对安全危机的回应,构成以色列体育史的关键转折。当雅埃尔·阿拉德^④(Yael Arad)在恐怖袭击发生 20 年后的 1992 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为以色列赢得第一枚奥运奖牌时,她将这枚奖牌献给了慕尼黑的

^① 参见 Amichai Alperovich, “Israel’s Integration within the Olympic Movement, 1948-1951,” *Israel Affairs* 13 (March 2007): 649.

^② 参见 Israel’s First Olympic Appearance (1952),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israel-s-first-olympic-appearance>.

^③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④ 雅埃尔·阿拉德是以色列首位奥运会奖牌获得者。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她在女子柔道 61 公斤级比赛中摘得银牌,实现了以色列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遇难者,实现了个体成就向集体记忆载体的转换。12年后,当盖尔·弗里德曼^①(Gal Friedman)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为以色列赢得该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后,他在颁奖仪式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回到以色列,我会去慕尼黑遇难者纪念碑向他们展示金牌,希望慕尼黑遇难者的家人以我为荣。”^②弗里德曼的雅典宣言证明了金牌不仅象征着竞技胜利,更象征着犹太民族在逆境中的顽强,呼应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诺尔道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的呼吁:“让我们延续古老的英雄传统——拥有强健的胸膛、敏捷的四肢和无畏的目光。”^③

除了通过运动员优异的体育成绩来表达对亡者的缅怀,以色列国内也时常进行对于慕尼黑惨案的纪念活动。在每届夏季奥运会之前,以色列代表团都会在Yod-Alef^④广场举行仪式^⑤,以“慕尼黑11人”(Munich 11)命名的纪念碑立于特拉维夫、温盖特学院、本·谢门森林和埃拉特。^⑥此外,慕尼黑惨案的纪念活动对以色列运动员也有着激励作用,每届奥运会前,以色列代表团都会前往广场纪念慕尼黑死难者。在国际上,尽管国际奥委会并未针对1972年事件举办官方的纪念活动并且抵制以色列在开幕式上举行正式的纪念活动,但以色列仍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示默哀与缅怀。以色列代表团在奥运会开幕式游行时会在国旗上缠绕11条黑丝带。^⑦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及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国内都举行了相应的悼念仪式。

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悉尼的一所犹太学校为“慕尼黑惨案”纪念碑揭幕,澳大利亚犹太国家基金会(Australian Jewish National Fund)主席彼得·斯莫尔(Peter Smaller)在揭幕仪式上宣读了一封信,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是如何满怀期待和希望地前往奥运会,为代表以色列实现奥运梦想而感到自豪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被那些想要摧毁奥运梦想的人屠杀,躺在棺材里回来的;我们仍然相信这个梦想,我们仍然相信通过体育实现和平与兄弟情谊是可能的。令人欣慰的是,大洋彼岸的犹太人并没有忘

① 盖尔·弗里德曼是以色列首位奥运会金牌得主。作为帆板运动员,他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铜牌,并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斩获以色列史上首枚奥运金牌。

② ISRAEL21c Staff, “Israel Wins First Olympic Gold Medal,” August 26, 2004, <https://www.israel21c.org/israel-wins-first-olympic-gold-med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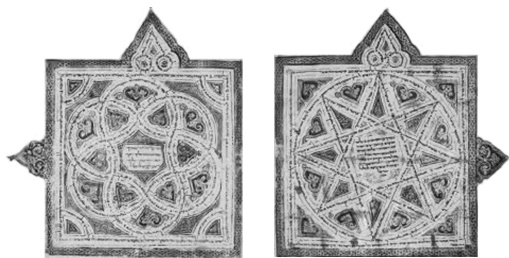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③ James M. Dorsey,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Muscular Jew vs the Palestinian Underdog,” 5.

④ 希伯来语,意为“十一”。

⑤ 参见 Yoav Dubinsky, *Israel's Use of Sports for Nation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38。

⑥ 同上,39。

⑦ 同上,41。



记慕尼黑发生的事情。”^①1972 年的事件给犹太人留下了创伤,但这次事件及其纪念活动又成为一种工具,将犹太民族与以色列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犹太集体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煽情的纪念仪式和活动叙写了民族共同的经历,提醒犹太人共建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情。以牺牲运动员命名的纪念碑将他们“神圣化”,构建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从巴比伦之囚到以色列建国,几千年来流散历史与犹太教中关于“苦难”和“救赎”的教义,塑造出犹太人不屈与积极抗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犹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体育领域,得到了集中体现。

国际赛场上的犹太运动员成为这种犹太民族精神具象化的标志。他们以“在悲痛中站起来”的顽强、出色的运动才能、浓厚的爱国情怀以及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成为犹太民族的“英雄”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中“新犹太人”形象的代表。例如,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以色列选手奥尔·萨森(Or Sasson)在男子柔道 100 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亚登·热尔比(Yarden Gerbi)在女子柔道 63 公斤级比赛中各获得一枚铜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庆祝浪潮。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盛赞这对搭档是英雄,并由此推动了以色列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柔道训练计划的蓬勃发展^②,进一步将体育训练与民族教育紧密相连。

2021 年东京奥运会上,以色列选手阿尔乔姆·多尔戈皮亚特(Artem Dolgopyat)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夺得以色列奥运史上第二枚金牌,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在场馆中回荡。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称其“创造历史”,给整个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自豪和兴奋”。^③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多尔戈皮亚特再次斩获男子自由体操银牌,在归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面对蜂拥而至要求合影的年轻人,他鼓励道:“只要努力并相信自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④这些犹太运动员身体力行,传承了希伯来先知们为“以色列子

① JTA Staff, “Sydney Memorial Honors Slain Israeli Athlete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September 27, 2000, <https://www.jta.org/2000/09/27/lifestyle/sydney-memorial-honors-slain-israeli-athletes>.

② 参见 Aron Heller, “After Judo Medals, Israel Basks in Success of New ‘National Sport,’” August 14, 2016, *The Times of Israel*,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fter-judo-medals-israel-basks-in-success-of-new-national-sport/>.

③ 参见 Times of Israel, “Israel Wins Second-ever Olympic Gold Medal,” *The Australian Jewish News*, August 2, 2021, <https://www.australianjewishnews.com/israel-wins-second-ever-olympic-gold-medal/>.

④ Amy Spiro, “Double Medalist Dolgopyat Wants to Inspire Young Athletes to ‘Believe in Themselves,’” *The Times of Israel*, August 5,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double-medalist-dolgopyat-wants-to-inspire-young-athletes-to-believe-in-themselves/>.

孙们”留下的金科玉律:个人的不懈努力与殉道精神能给民族肌体注入新的活力,会大大促进民族精神的萌生与民族内聚力的形成。^① 他们的成绩与言行,无疑为整个民族注入了强大的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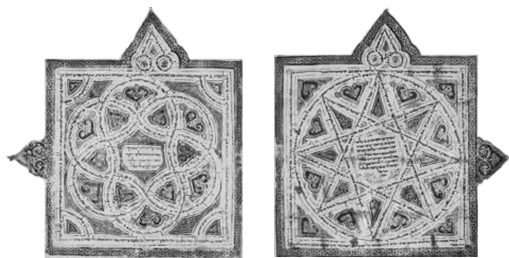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纵观以色列的参奥历程,其意义远超体育竞技本身。这条“参奥之路”映照出犹太人千年来不断遭受奴役和压迫的历史,无数次的屠杀与浩劫都无法抹去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的印记,这种强大的不屈精神成为以色列参奥的精神动力。站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犹太民族千百年来夙愿。奥林匹克运动为犹太民族实现这一历史夙愿提供了契机。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追求卓越、超越自我、公平竞争,与犹太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为尊严和复兴奋斗的进取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盛会,自然而然地融汇并承载了犹太民族“历经苦难、奋起抗争与实现复兴”的民族叙事,成为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

三、自豪与成就:马卡比运动会与犹太民族认同的构建

马卡比运动会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诺尔道在 120 多年前称之为“肌肉犹太教”的延伸。在诺尔道的心目中,当时的犹太人是弱者,是驼背、戴着厚厚眼镜的犹太教学生,不是重建民族家园所需的那种人,为此需要一个所谓的“新犹太人”。诺尔道渴望建构一个想象中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犹太人是一个运动民族。^② 因此,以色列在积极投身奥林匹克运动的同时,始终将区域性体育赛事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于 1932 年的马卡比运动会作为该国唯一主办的区域性综合运动会,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实践载体,更被冠以“犹太奥运会”(Jewish Olympics)的誉称,其名称“马卡比”也源自率领古代犹太人发动起义的犹太民族英雄。这一发轫于 19 世纪末犹太复兴思潮的体育盛会,其发展轨迹始终与以色列国家命运紧密交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规模的反犹浪潮下,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正式揭幕,建国后数次中东战争与恐怖主义事件也未能阻挡马卡比运动会的脚步。这进一步佐证了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提出的“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理论:“当现实境遇与理想化

^① 参见张倩红 Zhang Qianhong,《以色列史》[History of Israel] (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4),31。

^② 参见 Judah Ari Gross, “The Maccabiah Games are Dead; Long Live the Maccabiah Games,” *The Times of Israel*, August 5,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he-maccabiah-games-are-dead-long-live-the-maccabiah-games/>。



历史图景形成强烈反差时,对‘失落荣耀’的追忆便会转化为重塑族群命运的集体行动力。”^①

1932年,首届马卡比运动会在特拉维夫马卡比体育场揭幕。开幕式上,十二名骑手以《圣经》中以色列十二支派为原型列队行进,这一设计直接呼应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诺尔道倡导的“肌肉犹太教”理念——通过强健体魄重塑民族形象,对抗欧洲反犹太主义者的“病态犹太人”刻板印象。第二届马卡比运动会举行时,欧洲的犹太人正遭受纳粹的迫害。运动会结束后,数百名参赛者留在了巴勒斯坦,以躲避欧洲日益严重的反犹太主义。由于财政危机、巴勒斯坦暴乱、纳粹势力扩张、欧洲反犹浪潮加剧及与英国托管政府的冲突,1938年马卡比运动会被迫取消。这使得第二届运动会成为以色列建国前最后一届体育赛事。^②第三届马卡比运动会直到1950年才举行,以色列国的成立使得体育设施得到改善,体育训练也更加专业。虽然只有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800名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但在拉马特甘新建的国家体育馆里,约有5万名观众站着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犹太国家举行的国际犹太人比赛喝彩。^③196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顾部分阿拉伯国家代表的异议,授予马卡比世界联盟奥林匹克地位,并宣布马卡比运动会为“地区性体育赛事”(Regional Sports Event)。^④对于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获得国际承认的意义不言而喻,全世界犹太人取得的体育成绩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体育成就也愈发成为以色列国家地位的象征。

马卡比运动会所造就的对以色列的钦佩和好奇席卷了散居国外的犹太人群,许多年轻人来到以色列。1973年第十届马卡比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运动员们向1972年慕尼黑惨案中的遇难人员致敬,体育场内所有人起立进行纪念祈祷,祷告说:“他们比鹰还敏捷,比狮子强壮,在各国和人民面前代表以色列。”^⑤这届马卡比运动会对于犹太人而言是一个“抑郁”的时刻,但是又加深了犹太人同以色列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又在体育层面激发着犹太人的民族自豪感。

^①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 in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115.

^② 参见 Yoav Dubinsky, *Israel's Use of Sports for Nation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77.

^③ 参见 Yair Galil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accabiah Ga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in the State of Israel,” *Sport in Society* 12 (August 2009): 1033.

^④ 参见 “Jews in Sports: The Maccabiah Games,”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he-maccabiah-games>.

^⑤ Moshe Brilliant, “50,000 Spectators Searched as Security Surrounds Opening of Maccabiah Games,” *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73, <https://www.nytimes.com/1973/07/10/archives/50000-spectators-searched-as-security-surrounds-opening-of-maccabiah.html>.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四年一届的马卡比运动会如期举行,履行着其肩负的使命,即便是在恐怖主义猖獗的世纪之交,第十六届马卡比运动会仍未停止脚步,正如乌迪·雷卡纳蒂^①(Oudi Recanati)所言:“第十六届马卡比运动会不顾一切地举行是对世界犹太人的致敬。”^②2005年第十七届马卡比运动会被称作“爱的时刻”(The Moment to Love),在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带领下,来自55个国家的7326名运动员在拉马特甘国家体育馆受到了卡察夫总统、沙龙总理和欣喜若狂的观众的欢迎。^③以色列政府宣布将2005年视为“马卡比之年”(Year of the Maccabiah)。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对于马卡比运动会的关注度与日俱增。2009年第十八届马卡比运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犹太运动员与以色列队的2000多名运动员一起在拉马特甘国家体育馆参加开幕式。^④2013年第十九届马卡比运动会吸引了78个国家代表团的近9000名运动员参加,再创历史新高。^⑤许多国家首次出现在马卡比运动会上,观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起立,惊讶地看到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古巴、毛里求斯、津巴布韦等国的运动员和国旗,以及来自蒙古乌兰巴托的网球运动员。^⑥场馆中的国旗犹如一页全球犹太地图,将散落各地的犹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通过四年一度的仪式化集会,马卡比运动会将全球离散的犹太社群转化为可视化的“纸质地图共同体”,场馆中的犹太人共同聆听以色列的国歌,激发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当国旗在体育场展开时,离散的犹太人完成对“犹太家园”的空间想象。以马卡比运动会为载体,以色列将自己塑造成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家园并日益成为以色列犹太人与散居国外犹太人休戚与共的象征。^⑦这一象征生动印证了史蒂文·格罗斯比(Steven Grosby)的社会学理论:认定某个“民族”

① 乌迪·雷卡纳蒂是马卡比世界联盟主席、第十六届马卡比运动会的赞助商之一。

② Jessica Steinberg, “16th Maccabiah Games Come to a Clos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uly 24, 2001, <https://www.jta.org/2001/07/24/lifestyle/16th-maccabiah-games-come-to-a-cl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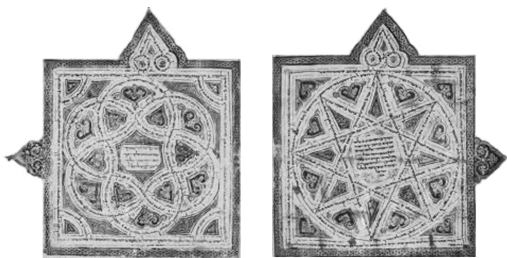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③ 参见“Seventeenth Maccabiah,” *Maccabiah*, July 11, 2005, <https://www.maccabiah.com/en/maccabiah/maccabiah-history/seventeenth-maccabiah>.

④ 参见 Jeremy Last, “The Last Word: The Power of the Maccabiah,”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12, 2009, <https://archive.ph/XIYmE#selection-1359.1-1359.13>.

⑤ 参见“Nineteenth Maccabiah,” July 18, 2013, <https://www.maccabiah.com/en/maccabiah/maccabiah-history/nineteenth-maccabiah>.

⑥ 参见“Nineteenth Maccabiah,” July 18, 2013, <https://www.maccabiah.com/en/maccabiah/maccabiah-history/nineteenth-maccabiah>.

⑦ 参见 Yair Galil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accabiah Ga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in the State of Israel,” *Sport in Society* 12 (August 2009): 1036.



存在于特定跨地域但边界明晰的领土之上,乃是民族存续的核心要义。^① 这种民族与土地的神圣联结,正是构成犹太民族认同的典型表征。

因此,马卡比运动会呈现出独特的双重价值维度:在竞技层面,它持续吸引着顶尖犹太运动员,其赛事水平已接近英联邦运动会规格;在认同层面,则通过“体育回归”机制构建情感纽带。

在认同维度上,篮球运动员塔尔·布罗迪(Tal Brody)与足球运动员伦纳德·克鲁普尼克(Leonard Krupnik)的选择具有标志性意义。作为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明星球员,布罗迪拒绝了 NBA 邀约,选择加盟特拉维夫马卡比队。此后,特拉维夫马卡比成为欧洲篮球联赛最好的俱乐部之一,赢得了 5 次欧洲杯冠军和 48 次全国冠军。^② 代表美国参加第十七届马卡比运动会的克鲁普尼克,在参赛后次年便归化以色列,转会至内坦亚马卡比足球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顶级新秀。^③ 这些通过“体育回归”的犹太运动员,成功弥合了现代以色列国家与离散犹太民族之间的历史裂隙,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回到这片故土。正如马卡比世界联盟副首席执行官阿米尔·吉辛(Amir Gissin)所言:“在犹太世界,我们经常看到分裂的力量,但马卡比和体育是一股团结的力量。”^④

纵览以色列的奥运之路与马卡比运动会的举办,不难看出,国际体育赛事对于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安东尼·史密斯所提出的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⑤ 其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肌肉犹太教”的理念以及萨布拉^⑥(Sabra)思想促成了犹太民族形象的转变,而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与举办

① 参见 Steven Grosby,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Antiquity: The Worship of Yahweh and Ancient Israe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32 (February 1991): 240.

② 参见 Yoav Dubinsky, “Rings of Fire: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2011): 26.

③ 参见 Jeremy Last, “The Last Word: The Power of the Maccabiah,”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12, 2009, <https://archive.ph/XIYmE#selection-1359.1-1359.13>.

④ Felice Friedson, “Israel Prepares for Maccabiah, 2022’s Largest World Sporting Event-interview,”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9, 2022, <https://www.jpost.com/israeli-news/sports/article-711555>.

⑤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地域、价值观以及象征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详见 Anthony Smith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王娟 Wang Juan 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 Press],2018)。

⑥ “萨布拉”作为一种物化的民族身体意象,体现了犹太“新人”土生土长、顽强扎根同时又略带粗野的民族性格。“萨布拉”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会新的民族偶像,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民族构建神话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则强化了该形象下的民族认同,塑造出一种文化认同。其二,奥运会上的“慕尼黑惨案”与大屠杀记忆一道成为犹太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强化了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成为犹太民族认同的核心。其三,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取得成就的犹太运动员成为民族英雄,向全世界犹太人传递出独特的民族自豪感与成就感,使之成为犹太民族的象征与犹太英雄主义的传承。其四,马卡比运动会所塑造的“体育回归”,强化了犹太人对于以色列这片故土的归属感,形成了以色列犹太人与海外犹太人的情感纽带,进而建构起古代以色列与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联系,增强犹太移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特征及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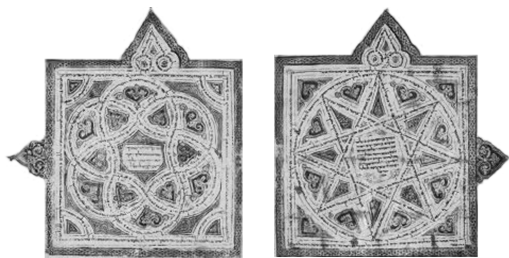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犹太人通过国际体育赛事,在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中追寻到了民族性的自我(national self),实现了“自我定义”。正如犹太运动员塔蒂亚娜·怀纳(Tatiana Wainer)所言:“参加马卡比运动会是为了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并向世界展示我们仍然在这。”^①同时,体育对于犹太人而言,其意义远不止如此。但正是通过民族认同的建构,体育对犹太人的意义与价值得以延伸,进而具有宣示国家主权、缓和国际冲突以及展现国家世俗性的意义。然而,凡事皆具两面性。安东尼·史密斯曾言:“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皆具有模棱两可的力量,并且对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具有或好或坏的影响。”^②并且,犹太民族的自由是在剥夺其他民族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而将不稳定、冲突与恐惧带到了以色列这片土地之上。因此,犹太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充满矛盾的单一人性的民族信条,它使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具有民族沙文主义、军事化倾向、受犹太传统价值观束缚的特征,从而激化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因此,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既有积极层面,亦有消极层面。

(一)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特征

从以色列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的视角来看,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① Sergio Carmona, “South Florida Athletes Feel Jewish Pride at Maccabi Games in Mexico City,” *Sun Sentinel*, July 26, 2019, <https://www.sun-sentinel.com/2019/07/26/south-florida-athletes-feel-jewish-pride-at-maccabi-games-in-mexico-city/>.

②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26。



第一,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作为占以色列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类,阿拉伯人不能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也无法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排斥和挤压。^① 在以色列参奥的历史当中仅有 3 名阿拉伯人代表以色列参赛,分别是代表以色列参加 1960 年罗马奥运会的梅隆(Meron)、代表以色列参加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法特·特尔克(Rifaat Turk)以及代表以色列参加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马拉纳(Marana)。参赛比例与阿拉伯人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显然不值一提。另外,国际媒体对于以色列的体育报道也下意识地将以色列国民等同于犹太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所受到的排斥与挤压。与此同时,每四年一届的马卡比运动会是专属于犹太人的运动会,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曾多次抵制该赛事的开展,并将其与以色列的军事活动挂钩,迫使他们在体育领域做出回应。这种抨击并非空穴来风,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体育事业的发展的确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使其呈现出军事化的特征。

第二,军事化倾向。犹太复国主义赋予了以色列国防军“神圣”的地位,其重要性超越了所有政治和社会分歧,使之能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体育也未能幸免。^② 这导致了以色列高级军官参与体育管理的情形屡见不鲜。任命什米尔·索谢尔^③(Shmuel Socher)在以色列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担任各种职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④

这种体育与军事之间的特殊关系,使犹太体育运动狂热地投身于战争,甚至承担起了“为以后的战争训练我们的孩子”的任务。在犹太人的体育言论中,军事化倾向成为一个核心主题。体育团体被视为代理军队,他们不仅要捍卫犹太人的尊严,还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工具。^⑤ 以色列国家体育运动中心也并非以伟

① 参见李志芬 Li Zhifen,《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The Paradox between the Majority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于《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2011 年第 7 期[2011, Issue 7],47。

② 参见 Udi Carmi and Moshe Levy,“The Militarisation of Israeli Sport Managemen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srael Affairs* 25 (March 2019): 574-575。

③ 索谢尔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于 1936 年与一群青年运动的成员一起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1944 年,随着犹太旅的成立,他被派往英国学习炮兵军官课程。1949 年,他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并与少数资深炮兵一起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索谢尔除长期从事军事活动外,还密切关注国家体育事业。他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最高体育委员会主席,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非政治化发展。

④ 参见 Udi Carmi and Moshe Levy,“The Militarisation of Israeli Sport Managemen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582。

⑤ 参见 Michael Brenner and Gideon Reuveni, *Emancipation through Muscles: Jews and Sports in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5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大的犹太体育英雄命名,而是以温盖特^①这样的军事人物命名。以上种种现象,使以色列体育事业成为犹太社会军事化的媒介。^②

第三,受犹太传统价值观的制约。传统的犹太价值观将犹太人与“读书人”的身份相挂钩,漠视所谓“体力劳动”的体育运动,导致素来以创新与科技著称的以色列并未在体育领域取得重大研究突破。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比尔谢瓦和巴尔伊兰的五所国立大学中,没有任何一个院系专注于奥林匹克研究或体育研究。以色列的大学中也没有开设体育研究博士学位,在体育研究领域工作的学者大多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③ 并且,在传统的犹太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④,这造成了犹太男女的地位差异。因此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女性在各体育领域缺乏平等机会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此外,犹太教的传统也阻碍着体育运动的参与。在犹太传统中,“遵守安息日”的观念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据崇高地位。在安息日进行体育活动,被视为对犹太传统的破坏和僭越,从而导致许多运动员不得不放弃参加在安息日举办的比赛。在安息日进行的所有训练都没有教练指导。在选择在安息日训练的运动员中,约有一半的人对自己的训练施加了限制。^⑤ 譬如,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轻量级拳击运动员耶胡达·沙伊姆(Yehuda Chaim)因无法在安息日参加比赛而被淘汰出局。^⑥

① 温盖特指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少将,原是一名英国陆军的高级军官。1936年至1939年期间,温盖特训练犹太特种部队以镇压阿拉伯大起义。他深入参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加之他在英国休假期间公开发表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言论,使他深受以色列国防军领导人的敬重。在以色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点包括:以色列国家体育运动中心(Machon Wingate)、耶路撒冷塔尔比亚街区的温盖特广场(Kikar Wingate)以及海法附近的叶明奥德青年村。此外,1946年在伦敦成立的犹太足球俱乐部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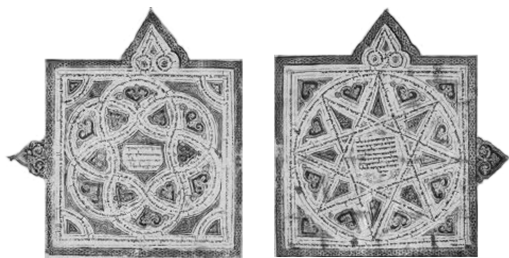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② 参见 Michael Brenner and Gideon Reuveni, *Emancipation through Muscles: Jews and Sports in Europe*, 49。

③ 参见 Yoav Dubinsky, “Rings of Fire: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2011): 69。

④ 参见张淑清 Zhang Shuqing, 〈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及其影响〉[On Religious Feminism and Its Influence in Israel], 于《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 2017年第4期[2017, Issue 4], 146。

⑤ 参见 Susana Paton Hancock, *The Legacy of Muscular Judaism: Jewish-Israeli Identity through Sport*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254。

⑥ 参见“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at the Games,” *Haaretz*, July 27, 201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sports/2012-07-27/ty-article/israel-at-the-olympic-games/0000017f-f056-d497-a1ff-f2d6893c0000>。



(二)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

从积极层面而言,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彰显国家主权,向世界展示犹太民族的形象。尽管以色列的参奥历程一直为不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和组织的抵制、排斥和政治干预所笼罩,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民族热情铭刻在以色列的成长岁月中,并产生了向世界展示其主权的强烈愿望。正如赫茨尔所言:“正是反犹主义使我们成为犹太人……它将迫使犹太人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祖国。”^①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参赛国都将奥运会视为提高国家声望的机会,国家利用奥运会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和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意大利和日本的参赛标志着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国际舞台,东德在奥运会上的成功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可。^② 同样,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有着展示其主权国家身份的迫切愿望,希望通过奥运会或其他国际赛事构建国家认同与民族形象。1952年以色列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标志着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向全世界展现了犹太民族的形象,从而印证了布莱恩·斯托达克(Brian Stoddart)的观点:“体育是‘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中的一种武器,各国不是在商品和物资市场上竞争,而是在声望市场上竞争。而声望正是民族国家孜孜以求的,因为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和尊重是国家主权合法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③

其次,缓和阿以冲突,改善犹太人的国际形象。自1993年以来,联合国大会一再表示支持奥林匹克休战理想和国际奥委会的使命,通过了一项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设一个和平的更美好世界”(Building a peaceful and better world through sport and the Olympic ideal)的决议。因此,国际体育赛事逐渐成为国家、城市和参赛代表团提升国际形象的平台。在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体育为以色列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就像斯托达克所说的那般:“虽然文化战争不能取代真正的战争,也不能取代经济竞争,但它们绝不是无足

^① 参见 Theodore Herzl, *Th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trans by Marvin Lowenthal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2), 55-56。

^② 参见 John Hargreaves, “Olympism and Nationalism: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7 (February 1992): 129。

^③ Brian Stoddart, “Sport,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Relations,” *Sport and Politics* (1986): 12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轻重的,在正式的政治纽带萎缩的地方,非正式的文化纽带(如通过体育竞赛建立起来的纽带)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①

同时,在国际体育赛事上,犹太人也向世界展示了其非好战性的一面。国际媒体对以色列主办体育赛事的报道向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以色列不仅有战争和冲突,也有参与体育运动的和平一面。对此,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席马里乌斯·维泽尔(Marius Vizer)说道:“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场冲突是过去几代人的遗产,我们现在需要向年轻人展示如何在团结、和平与友谊中共同生活。”^②因此,体育正在拉近犹太人与那些仇视他们的阿拉伯人的距离,尽管步伐缓慢,但仍让人们看到了双方和解的可能。

最后,提高犹太女性的地位,展现犹太人的世俗性。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女性在各体育领域缺乏平等机会的问题一直很突出。在国际奥林匹克“自由和平等权利”精神的影响下,女性对体育参与现状的不满迫使以色列采取一系列措施。1994年,以色列体育管理局成立了妇女体育部,其职责是推进妇女体育问题的解决。^③2003年11月7日,以色列颁布了《体育法修正案》,规定“男女在以色列体育组织中的公平代表权”^④。以色列奥委会一直致力于为女性在体育运动中创造机会,旨在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2018年,随着“温盖特法”(Wingate Law)的实施,温盖特学院被指定为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下属的政府公司,其名称也更改为“国家卓越体育学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ort Excellence)。同时,温盖特学院将2007年成立的雅典娜(Athena)基金会转变为一项促进以色列女性体育运动的国家计划,旨在改变以色列的体育文化,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性别思维”上,以确保女孩和妇女充分参与体育运动。^⑤

越来越多的犹太女性运动员参与到国际赛事当中,形成了一股女子与男子平等的社会风气,2024年巴黎奥运会以色列代表团中有35名女性参加,不算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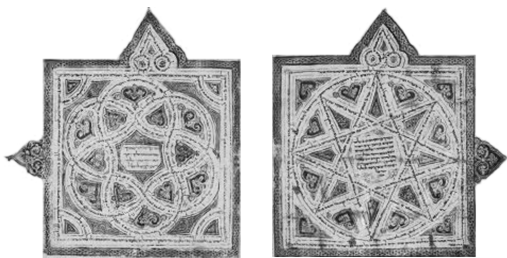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① Brian Stoddart, “Sport,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Relations,” 125.

② Ruth Eglash, “At A Sporting Event in an Arab Capital, an Unexpected Sound: The Israeli National Anthe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at-a-sporting-event-in-an-arab-capital-an-unexpected-sound-the-israeli-national-anthem/2018/11/25/fb64049a-e2a2-11e8-ba30-a7ded04d8fac_story.html.

③ 参见 Yair Galily, Haim Kaufman and Ilan Tamir, “She Got Game?! Women, Sport and Society from an Israeli Perspective,” *Israel Affairs* 21 (April 2015): 566.

④ 参见 Yair Galily, Haim Kaufman and Ilan Tamir, “She Got Game?! Women, Sport and Society from an Israeli Perspective,” 567.

⑤ 参见 “The Wingate Institute for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International Jewish Sports Hall of Fame*, http://www.jewishsports.net/wingate_institute.htm.



球队,女性的人数占大约一半。^① 伴随着亚尔·阿拉德(Yael Arad)斩获以色列在当届奥运会的首枚奖牌,女性运动员取得的体育成就也愈发突出,这些成就激励着以色列女孩们,改变她们对于体育的看法,同时也改变社会对于女性参与体育的歧视,将女性从传统犹太教中的男女地位差异中剥离出来,塑造新时代的犹太女性。

尽管从积极层面看,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非凡,但同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也有着一些消极层面的影响。

其一,随着阿以争端的持续,关于抵制以色列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争论屡见不鲜。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始于1956年,当时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因西奈半岛战争而抵制奥运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在世界体育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彼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抵制再次达到高潮。最终,以色列于1982年被永久禁止参加亚运会。

这种参赛抵制逐渐演变为伊斯兰国家运动员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同台竞技或以其他方式的抗争。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伊朗柔道世界冠军、开幕式伊朗旗手阿拉什·米雷斯迈利(Arash Miresmaeili)选择退出奥运会,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比赛。^② 在随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伊朗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扎伊(Mohammad Alirezaei)拒绝与以色列游泳运动员汤姆·比利(Tom Be'eri)一起参加奥运会的100米蛙泳预赛。^③ 这些抵制与抗争将以色列与长期持续的阿以冲突联系在一起,给以色列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构建带来了负担。

其二,固化以色列在阿拉伯人心中军事化的形象。起初,犹太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在“肌肉犹太教”理念之下,创造一种以军事技能为基础的新的犹太精神,驳斥对犹太人固有的身体劣势的诋毁性种族偏见。^④ 因此,犹太人的体育事业带有明显的军事化倾向。然而,随着现代体育的发展,以色列的体育管理呈现出商业化、专业化的特征,军官参与体育管理的机会愈发减少,正经历着“去军事化”的进程。但阿拉伯国家仍将以色列的体育活动同军事挂钩,并对此进行抵

① 参见 Shani Ashkenazi, “Faster, Stronger, More Equal: Female Athletes in Paris Will Make History,” *Calcalistech*, May 5, 2024, <https://www.calcalistech.com/ctechnews/article/1gd01af5n>.

② 参见 Tracy Wilkinson, “Iranian Athlete Quits; Refuses to Face Israeli,”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5, 2004,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2004-aug-15-sp-olyiran15-story.html>.

③ 参见 Allon Sinai, “Iranian refuses to race Israeli swimmer in Beijing,” *The Jerusalem Post*, August 9, 2008, <https://www.jpost.com/sports/iranian-refuses-to-race-israeli-swimmer-in-beijing>.

④ Haim Kaufman, “Jewish Sports in the Diaspora, Yishuv, and Israel: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srael Studies* 10 (February 2005): 15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制,使以色列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

总的来说,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消极影响,恰是其特征的具象化体现。由于犹太民族主义本身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极端性与宗教色彩,与之相关联的体育运动也呈现出民族沙文主义、军事化倾向与受犹太传统价值观束缚的特征。这些特征无疑加剧了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摩擦,激化双方的矛盾。

然而,通过国际体育赛事,也能够看到犹太人正逐渐摒弃那些极端的思想并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努力将自己与奥林匹克主义、普世价值观联系起来,向世界展示犹太人追求和平的一面。这种转变趋势,体现了彭树智先生关于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特征的论断:它并非固守封闭,而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必然包含“人类性、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明交往特征”,并发展出“全球性的世界意识层次”。^①

五、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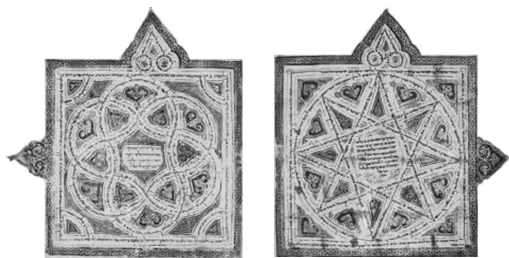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体育已成为国家主权全面伸张的象征、现代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工具。通过这一舞台,民族国家得以展现民族形象,构建民族认同,释放民族情绪,运动员则化身为国家的标志和民族的象征。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改变了人们对犹太民族的刻板印象,将犹太人构建成一个“肌肉犹太教”理念下的运动民族。在国际赛场上取得辉煌成就的犹太运动员更是被视为现代犹太英雄主义的化身,他们获得的奥运奖牌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唤起民族自豪感,激发了民众心中的爱国情感,使人们加强了与以色列这片故土间的情感与联系,构建出民族认同中“祖国”^②的概念,从而将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凝聚在了一起。国际赛场上的国歌、旗帜、制服、典礼和纪念仪式,则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历史遗产和文化血脉的情感。可以说,正是通过国际体育赛事,犹太人方能在当今世界“重新发现”那个“本真的自我”,实现自我定义和自我定位。

然而,犹太民族的理想或是民族主义信条具有单一性,它势必将践踏无法为这个民族所接纳的其他人群的利益,最终被拖入政治的卡律布狄斯漩涡^③。“但

① 参见彭树智 Peng Shuzhi,《东方民族主义思潮》[Oriental Nationalism: A Critical Study]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5。

②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 16。

③ 卡律布狄斯漩涡,亦称“处于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这一典故源自希腊神话,其核心隐喻为当个体被迫在同等危险的极端选项间做出抉择时,其选择终将导向灾难性后果。



是,随着国际体育赛事的发展,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减少,敌对国家由此获得了互动与沟通的桥梁。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模糊化,从而促使跨国球队和超越种族、文化乃至国界的观众群的诞生。”^①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体育赛事既为犹太人提供了民族认同建构的工具,又为犹太人突破民族界限、融入世界创造了机遇。如同 1971 年中美“乒乓外交”^②发挥的作用一样,体育能够超越民族的界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提供一种低成本、更便捷的交往方式;体育竞赛作为“没有武器的战争”,也可以成为双方国际冲突的替代品,实现外交无法创造的愿望。正如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首届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典礼上所宣称的那样:“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它能以其他方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它能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对话。体育可以在曾经只有绝望的地方创造希望。”^③

① Haim Kaufman and Yair Galily, “Sport, Zionist Ideolog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Sport in Society* 12 (August 2009): 1024.

② 1971 年 4 月 6 日,中国领导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小球转动大球”,打破两国 20 余年的外交僵局。“乒乓外交”标志着中美关系从对抗转向合作,深刻改变了冷战国际格局,被视为 20 世纪最具戏剧性的外交事件之一。

③ Laureus, “Laureus Unites Sporting World to Celebrate Nelson Mandela’s World on Mandela Day,” *Laureus*, July 18, 2021, <https://www.laureus.com/news/sport-laughs-in-the-face-of-discrimination#>.